

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实践及其制约因素*

——基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交实践

李艳枝 常守锋**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凸显。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基于战略纵深的外交定位重塑外高加索政策:坚持外高加索国家的独立、主权、稳定和领土完整,构建地区协作机制——“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塑造地区能源和交通枢纽形象,促进了土耳其与外高加索诸国双边关系的提升。但是,外高加索国家的内部冲突导致土耳其应对地区局势不力,影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和“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的推行。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优势地位使其与土耳其的角逐中处于优势,并对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拥有很大话语权。欧洲的能源战略影响了土耳其的能源走廊地位及战略选择,欧盟对外高加索事务的干预影响了“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的推进。

关键词 土耳其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 外高加索政策 制约

苏联解体使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作为独立国家出现在外高加索^①地区。尽管两极格局的终结使土耳其作为冷战战略缓冲区的政治意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15ZDA03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理念与实践研究”(13CSS020)、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土耳其葛兰运动研究”(WJQ2014005)的阶段性成果。

** 李艳枝,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后。常守锋,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外高加索又称作南高加索,主要指高加索山脉以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国所在地区。尽管南高加索的称谓较好地指涉了该地区的地理方位,并与俄罗斯所属的北高加索相对应;但是外高加索的术语被我国学界长期使用,所以这里沿袭传统使用“外高加索”一词。

已不复存在,但西方国家希望借其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并希望这些国家效仿土耳其整合自由市场经济与世俗民主政治的现代化模式。土耳其由于与中亚和外高加索诸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种族、语言纽带,不仅表现出对外高加索地区政治议程施加影响的浓厚兴趣,而且基于地缘战略优势重塑其外高加索政策。探讨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不仅有助于厘清土耳其与外高加索诸国的关系,而且有助于透视制约土耳其外高加索政策实施效果的诸多因素,从而深入理解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交转型及其深远影响。

一 外高加索的地缘战略地位与土耳其的外交定位

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地区不仅保持了欧亚大陆交通枢纽的独特地位,而且成为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等国组成的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舞台的中间地带,成为布热津斯基所谓的“欧亚大陆巴尔干”^①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高加索及其周边地区的强大能源开发潜力对世界各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举足轻重的地缘战略地位使丰富的能源资源必然被涂上浓重的地缘政治色彩。近年来,逐步推进的沟通俄罗斯与欧洲输油管道项目,使得外高加索地区的地缘经济与战略价值凸显。新的能源运输走廊的形成必将极大地改变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与该地区毗邻的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推出外高加索政策以实现在该地区的利益最大化。长期以来,外高加索地区被视为土耳其通往中亚突厥世界的大门,基于外高加索国家在未来与欧洲发展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关系的可能性,土耳其通过积极参与外高加索事务以更好地发挥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作用,并增加与俄罗斯在该地区政治博弈的筹码。

长期以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深受冷战格局和北约成员国身份的制约,奉行亲西方国家和疏远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两极格局的终结和北约的东扩,促使土耳其通过与邻国建立多重关系和成为重要的地区大国来寻求多维视野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在中东、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政治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人民出版社,1998。

影响力迅速提升。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其外交智囊达武特奥卢基于土耳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纵深的地缘战略位置提出“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的外交定位：历史上，土耳其曾历经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地缘上，土耳其位于中东、巴尔干、中亚、高加索、里海等地区的交汇处。因此，土耳其不应该自我定位为偏安一隅的国家，不仅应在所在地区及邻近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更要制定宏观的战略构想，通过与周边国家保持共同的安全基础，进行平等的政治对话，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加之共同的宗教信仰，以此扩大影响力。^① 基于此，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积极谋求与邻国及全球行为体保持最大可能的美好关系，实行睦邻外交政策和与邻国的“零问题”(Zero Problem)；积极发展与邻近地区以及区域外国家的关系，扩大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实行多维度、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就外高加索地区而言，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政府的高加索政策，努力与外高加索及中亚国家发展双边友好关系，坚信与该地区各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仅给土耳其带来战略和经济利益，而且将进一步提升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和国际声望。另外，历史、文化和语言联系是土耳其卷入该地区(外高加索地区)事务的驱动力，安卡拉的态度更多基于现实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考虑。^② 这是土耳其外高加索政策的出台背景。

二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高加索政策

21世纪以来，在多边机制日益繁荣，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时代，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基于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国际地位、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综合考量，制定并实行外高加索政策。

首先，土耳其尊重外高加索诸国的独立、主权、稳定和领土完整，这是其制定颁布外高加索政策的基本前提。冷战的终结使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成为横亘在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缓冲带，土耳其不再

^① Carol Migdalovitz, "Turkey: Selected Foreign Policy Issues and US Views," in *U. 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8 November, 2010, pp. 2-3.

^② Mustafa Aydin, "Foucault's Pendulum: Turke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in *Turkish Studies*, Vol. 5, No. 2, Summer 2004, p. 4.

与强邻俄罗斯拥有共同的边界，所以巩固现状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外高加索国家的独立、稳定和领土完整。土耳其坚决反对俄罗斯通过社会经济渠道，或通过武力方式重返外高加索地区，因为土耳其坚信只要外高加索国家能够维持政治独立和社会稳定，俄罗斯就很难像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那样对土耳其构成巨大威胁。所以，当外高加索国家脱离苏联宣告独立时，土耳其迅速予以承认，并呼吁巩固其政治制度、建立福利经济、实现独立自主和社会和谐。作为一个对其疆域版图和领土完整颇为敏感的国家，土耳其反对通过武力或其他方式而带来边界改变。作为一个极力维系边界平衡的国家，土耳其尊重其与外高加索诸国基于 20 世纪 20 年代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所确定的边界平衡，并对打破这种边界平衡可能导致的国际摩擦心存疑虑，所以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也是出于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的现实考虑。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风起云涌，以伊朗为首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在苏联解体后，积极向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渗透，以图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土耳其害怕伊斯兰主义给该地区带来政治动荡，进而影响国内的政治安全与稳定，因为伊斯兰主义此时在土耳其国内也呈现高涨的趋势，对凯末尔主义和世俗政党统治产生极大挑战，所以基于维护国内局势和强化与外高加索国家商业贸易关系的考虑，土耳其历届政府力图借助其历史、文化、语言和族裔纽带来强化与外高加索诸国的双边关系。在睦邻外交的政策框架下，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积极发展与阿塞拜疆的战略伙伴关系和经济合作，发展与格鲁吉亚的地缘战略盟友关系和文化、教育及民族事务往来，努力实现与亚美尼亚的双边关系正常化和贸易交往。

其次，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积极参与构建地区协作平台，以凸显地区大国地位和角色。2008 年 8 月 11 日，在俄罗斯、格鲁吉亚关于南奥塞梯的军事冲突发生后不久，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为了重建国家间的信任，宣布创建一个旨在实现地区对话的平台——“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a Caucasus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这是一个包括外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两个地区大国（俄罗斯、土耳其）的“3+2”地区协作模式，旨在终结地区紧张局势，强化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保障从里海到欧洲能源输送管道的安全。时任

总统的居尔谈及该平台功能时指出“如果实现地区稳定，如果问题在恶化之前能够解决，如果拥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将会带来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福利。”^① 随后该平台倡议被提交到不同国家：8月13日提交给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8月14日提交到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8月20日提交到阿塞拜疆的巴库。^② “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将土耳其、俄罗斯与外高加索三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欧盟、美国排斥出对话平台，因而得到俄罗斯的支持。2009年2月，在居尔访问莫斯科期间，土耳其和俄罗斯一致认为“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是一个颇具建设性的倡议，将有助于弥补地区国家间缺失的信任。^③ 该平台倡议是土耳其直接介入外高加索地区事务和发挥地区大国角色的重要举措，但其发展前景和未来效果取决于“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能否得到该地区国家的认可。事实证明，该平台倡议由于遭到欧盟、美国的反对和缺乏外高加索各国官方的积极回应而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最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极力塑造其地区能源和交通枢纽形象，以充分发挥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作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埃尔多安基于“战略深度”的外交定位，不仅致力将自身打造成为中东和里海地区油气出产大国与欧洲国家间的能源枢纽，而且将其塑造为沟通中亚、高加索和西方之间的交通枢纽。在多边外交视域下，土耳其积极签署由欧美俄各方发起的能源管道协议。一是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输油管道项目^④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TE）天然气管

① Hasan Kanbolat, “Experts analyze Caucasus Platform ,What is Caucasian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What Can Turkey Do in the Caucasus?,” in *Zaman* , August 19 ,2008.

② Deniz Devrim , Evelina Schulz, “The Caucasus: Which Role for Turkey in 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 in *Insight Turkey* , Vol. 11 , No. 3 ,2009 , p. 180.

③ Deniz Devrim , Evelina Schulz, “The Caucasus: Which Role for Turkey in 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 in *Insight Turkey* , Vol. 11 , No. 3 ,2009 , p. 181.

④ 1999年11月19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推动下，阿塞拜疆与土耳其、格鲁吉亚在欧安组织伊斯坦布尔峰会上签署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BTC）协议，该项目于2002年9月动工修建，2006年7月13日开通，全长1767公里，耗资36亿美元，阿塞拜疆境内443公里、格鲁吉亚249公里、土耳其境内1075公里。土耳其总统塞泽尔、总理埃尔多安，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等出席了在土耳其南部地中海港口杰伊汉举行的管道开通典礼。该管道的开通拓展了里海石油的输出途径，维护了欧洲能源安全，使土耳其成为东西方能源的战略交通枢纽，促进格鲁吉亚等国的能源独立。

道项目^①，上述管道项目的建设促进了“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TAP)^②和“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ANAP)^③项目的启动，以利于将位于里海周围的石油、天然气通过土耳其输往欧洲。二是积极参与欧盟倡议的纳布科(Nabucco)天然气管道项目^④，在土耳其看来，该管道将促使来自伊拉克、埃及、伊朗、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天然气资源汇集到土耳其，土耳其将具有连接里海、波斯湾和欧洲的能源枢纽地位，进而提高入盟的筹码。三是积极参与俄罗斯主导的、绕过乌克兰经过黑海的蓝流(Blue Stream)天然气管道项目^⑤，在俄罗斯放弃南流天然气管道项目后，积极在扩建蓝流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基础上建设“土耳其流”(Turkish

-
- ① 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即南高加索天然气管道，又称“沙赫德尼兹”天然气管道，承建商为希腊公司和法国—美国联合公司，2004年10月21日开工建设，2006年开始向欧洲市场输送天然气。
- ② 2013年6月，沙赫德尼兹财团宣布选择“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TAP)作为沙赫德尼兹气田项目二期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运输管道。TAP项目费用近20亿美元，总长度为800千米，该管道将阿塞拜疆的天然气在土耳其与希腊边境接入，经希腊、阿尔巴尼亚，跨越亚得里亚海至意大利南部及西欧国家。TAP管道项目2015年开工建设，2018年竣工。
- ③ 2011年12月，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就建设“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ANAP)签署合作备忘录，TANAP管道连接土耳其东部边界和西部边界，旨在将产自阿塞拜疆的天然气通过土耳其输送到欧洲。2012年6月，土耳其、阿塞拜疆在备忘录的基础上敲定正式协议，同意合作修建TANAP管道。TANAP管道是为阿塞拜疆的沙赫德尼兹气田二期设计的专用管道，具备改扩建能力，可用于阿塞拜疆境内其他项目甚至土库曼斯坦生产的天然气的运输。项目预算约70亿美元，2014年动工，一期工程2018年完工。
- ④ 2002年，欧盟在美国支持下提出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预计管道总长近3300公里，投资总额约为109亿美元，年输送天然气能力达310亿立方米，计划于2011年动工，2014年开通。该管道计划在已建成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BTE)基础上，经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把中亚和里海国家的天然气输往东中欧的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奥地利。2009年7月13日，土耳其、奥地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五国在安卡拉签署了建设纳布科管道的政府间协议，欧盟主席巴罗佐以及近2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签字仪式。在纳布科管道项目协商过程中，天然气供应方和融资方面存在诸多变数，项目进展缓慢。2013年6月，由于纳布科项目中拟议参与国的倒戈，导致国际社会认为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在酝酿近11年后宣告失败。
- ⑤ “蓝流”天然气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和意大利两国公司联合发起修建，跨越黑海、总长度为1213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高加索北部的伊扎比热内经黑海海底至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将俄罗斯与地跨亚欧大陆的土耳其连接起来。按照两国当时签署的协议，俄方计划在2000~2025年通过“蓝溪”管道出口3600多亿立方米天然气。2003年，管道正式投入商业运营。有关方面还计划通过修建支线，使这一项目延伸至以色列和意大利等国。

Stream) 天然气管道项目^①，以使土耳其掌握俄罗斯能源输往欧洲国家的主动权。这些管道项目使土耳其成为能源枢纽和欧洲与里海盆地贸易往来的主要参与者。^②

另外，土耳其还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签署卡尔斯—第比利斯—巴库的国际铁路协议^③，以实现土耳其、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铁路运输，提升土耳其与高加索、欧亚等地区的陆上运输能力。这些石油、天然气运输管道和铁路带的建设强化了所有过境国的利益关系，历史文化联系使土耳其、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形成更为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它们成为管线政治的战略伙伴。^④

三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与外高加索诸国的关系

尽管土耳其与外高加索三国相毗邻，但仅在苏联解体后才开始发展与外高加索三国的外交关系。正是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高加索政策影响下，土耳其与外高加索诸国的双边关系获得迅猛发展。

首先，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高加索政策促进了土耳其与格鲁吉亚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和双边经济合作与发展。由于格鲁吉亚是出入高加索、

① 2014年12月1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土耳其博塔斯(Botas)公司签署了修建跨黑海通向土耳其天然气管道的谅解备忘录，即“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项目备忘录，以将俄罗斯的天然气经过黑海直接输送至土耳其，计划修建年输气能力630亿立方米的跨黑海天然气管道。2015年5月7日，俄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与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伊尔迪兹商定，“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将于2016年12月投入使用并开始供气。希腊也积极参与“土耳其流”建设，所以初期项目进展相对顺利。2015年底，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使国际社会认为俄罗斯有可能出于报复的需要冻结“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项目，尽管俄罗斯目前并没有明确宣布放弃该项目，但当前俄土关系危机情况下要预测其未来发展命运则很困难。

② Gareth Winrow, “The Southern Gas Corridor and Turkey’s Role as an Energy Transit State and Energy Hub,” in *Insight Turkey*, Vol. 15, No. 1, 2013, pp. 145–163.

③ 1993年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的土耳其—格鲁吉亚运输委员会会议期间，双方提议建造连接卡尔斯与第比利斯的铁路；2004年，阿塞拜疆加入运输委员会会议，协商将巴库与卡尔斯—第比利斯铁路线连通；2005年5月25日，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三方首脑在巴库签署了建造卡尔斯—第比利斯—巴库铁路纽带的三方声明。2008年7月，铁路开工，预计2015年竣工。

④ Mustafa Aydin, “Turkey’s Caucasus Policies,” in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No. 23, May 2010, p. 180.

中亚的必经之路,是里海的石油天然气到达土耳其港口和国际市场的必要通道,所以自从格鲁吉亚独立以来,土耳其积极支持其领土完整、社会稳定、国家独立和现代化建设,积极发展与格鲁吉亚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双方高层互访频繁,这为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土耳其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并帮助格鲁吉亚改革武装力量以符合北约组织的标准。不过,土耳其与格鲁吉亚的双边关系深受地区形势的影响。2008年俄格战争爆发后,土耳其害怕触怒俄罗斯而对其战略盟友格鲁吉亚支持不力,这引起格鲁吉亚对土耳其的失望与不满。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格鲁吉亚面对强邻的虎视眈眈在政治上更为孤立,在这种情况下,格鲁吉亚总理比济纳·伊万尼什维利(Bidzina Ivanishvili)强调要强化安卡拉与第比利斯的关系,这将促进土格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016年2月,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访问格鲁吉亚时表示,土耳其始终支持格鲁吉亚融入欧洲和加入北约的努力,愿意加强两国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①

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睦邻外交政策影响下,土耳其与格鲁吉亚的双边经济关系发展迅速。2004年,土耳其对格鲁吉亚的投资占到外国投资总额的23%,大多数集中于电信、制造、港口管理、玻璃包装和瓶装水等领域。^②除了直接投资,土耳其还为格鲁吉亚经济提供不少于5000万美元的增值税、不少于2000万美元的所得税、不少于2000万美元的工资收入所得税。^③2007年以来,土耳其与格鲁吉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整修和扩建两国的萨比(Sarp/Sarpi)边界大门,将两国的签证周期延长至90天,开放土耳其公司建造的巴塔米(Batumi)机场,这促使两国的经贸往来剧增,并刺激双边旅游业的发展。2014年1月20日,土耳其总统居尔与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韦拉什维利在安卡拉表示土格两国将加强经济合作,指出包括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在内的土耳其、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合作项目不仅对本地区非常重要,而且对欧亚地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① 《土耳其支持格鲁吉亚加入欧盟和北约》,2016年2月1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2/18/c_128728365.htm。

② Serkan Yalcin, *Turkish Investments in Georgia and Azerbaijan: 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Texas: Texas A&M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2006, http://www.caucas.com/home_eng/breve_contentu.php?id=259&PHPSESSID=63201bb41569e60f7b38f51ed17068b6。

③ Mustafa Aydin, "Turkey's Caucasus Policies," in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p. 185.

截至 2014 年 11 月，土耳其已经成为格鲁吉亚的最大贸易伙伴。^① 这使得土耳其与格鲁吉亚在经济领域的依存性更强。

其次，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高加索政策促成了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之间的战略同盟和经济文化纽带的迅猛发展。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外交战略中占据独特地位，两国的密切关系不仅在于双方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纽带，而且在于两国之间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其双边关系通常被形容为“两个国家，一个民族”。两国在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纳卡冲突和地区安全事务方面有着相同的立场，所以盟友关系颇为牢固和持久。土耳其与阿塞拜疆自从后者独立就形成该地区的战略联盟，随着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和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的贯通，这种盟友关系更为巩固。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之间关系自从后者独立以来发展迅速，文化、语言和历史关系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阿塞拜疆的第一任总统阿布法兹·埃利奇别伊（Abulfaz Elchibey）就以泛突厥主义理念和强烈依附于土耳其著称。尽管 1993 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盖尔达·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总统与土耳其相对疏远，但其儿子伊哈姆·阿里耶夫（Ilham Aliyev）于 2003 年担任总统以来，使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的盟友关系进一步提升。当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危机中需要国际社会支持时，他甚至接受从巴库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直飞。阿塞拜疆积极推动“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的贯彻实施。2013 年 11 月 13 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与到访的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一致表示，两国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加强和发展双边友好关系，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在与亚美尼亚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两国还签署了两国贸易、科技和运输等七项合作协议。^②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发展迅速。2003 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以年均 40% 的速度递增，2007 年达到 12 亿美元，土耳其成为阿塞拜疆最大的贸易伙伴。土耳其也是阿塞拜疆的最大投资者。2007 年，土耳其对非能源领域的投资是 25 亿美元，加上能

① 《2014 年 1~11 月土耳其为格鲁吉亚最大贸易伙伴》，<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jl/e/201412/20141200848470.shtml>。

②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致力于加强双边关系》，2013 年 11 月 1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13/c_118130898.htm。

源领域的投资，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总体投资接近 50 亿美元。1200 家土耳其公司在阿塞拜疆从事电信、运输、甜点、营销、家具、建筑、银行等行业经营。^① 近年来，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在文化教育领域交流频繁。大批阿塞拜疆学生到土耳其接受教育，部分年轻的外交人员在土耳其接受外交业务培训。土耳其支持在阿塞拜疆重新引入并使用拉丁字母，并提供教科书。土耳其的电视网络覆盖阿塞拜疆部分地区，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局长与阿塞拜疆的宗教领导人往来频繁，许多民间伊斯兰组织诸如苏莱曼尼教团、纳格什班底教团、葛兰运动等在阿塞拜疆影响很大，包括大学、中学和考试培训学校在内的葛兰运动学校活跃在阿塞拜疆各地。据估计，阿塞拜疆有 15 所中学、11 所高中以及一所大学由土耳其直接投资或捐助成立。^② 文化教育活动使得公众关系更为密切，这对双边政治关系形成刺激和补充。

最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高加索政策促进了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关系趋于正常化。苏联解体后，土耳其随即宣布承认亚美尼亚独立，并考虑与亚美尼亚建立外交关系。1993 年，在纳卡冲突中为了声援其战略盟友阿塞拜疆，土耳其关闭了与亚美尼亚的边界，两国建立双边外交关系的努力被无限期延迟。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推行与邻居的零问题外交政策后，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经济交往日趋密切。尽管两国边界仍然关闭，但通过第三国格鲁吉亚的商业贸易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土耳其每月大约有 400 辆卡车经过格鲁吉亚到达亚美尼亚，大约有 10000 名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从事转包贸易，大约有 40000 名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工作，大部分是非法的。^③ 长期以来，由于土耳其、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的孤立导致亚美尼亚的经济形势恶化，大批亚美尼亚人被迫前往土耳其寻求工作机会，土耳其官员宣称到 2007 年底，大约有 7 万名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非法工作，这些非法的移民工人为进一步强化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人的联系创造条件。^④

随着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政治关系也有所缓和。2007 年 3 月，土耳其决定将凡城克达马尔岛 (Akdamar) 的亚美尼亚教堂作为博物馆加以修复

① Mustafa Aydın, "Turkey's Caucasus Policies," in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pp. 189 - 190.

② Mustafa Aydın, "Turkey's Caucasus Policies," in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p. 190.

③ Mustafa Aydın, "Turkey's Caucasus Policies," in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p. 180.

④ Mustafa Aydın, "Turkey's Caucasus Policies," in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p. 187.

开放，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主教梅斯洛布·穆塔凡（Mesrob Mutafyan）表达其对恢复亚美尼亚教堂的欣喜，并呼吁改善两国间关系。^① 2008年9月6日，新当选的亚美尼亚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Serzh Sarkisyan）邀请土耳其总统居尔观看两国国家队在埃里温的足球比赛，居尔总统接受邀请。土耳其总统首访埃里温标志着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关系的转折，正式访问开启了双边对话之门，秘密的协商导致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开始启动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协商准备。^② 2009年10月10日，亚美尼亚外长爱德华·纳尔班江（Edward Nalbandian）和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在苏黎世签署了关于两国结束长期敌对状态并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协定，该协定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开放封闭多年的共同边界确定了时间表。两国外长对此指出“双方已经取得切实的进步……为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而达成一系列框架协议。”^③ 协议签订后，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访问了土耳其，观看了两国国家队举行的足球比赛，这促进了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外交努力由于阿塞拜疆的反对而搁浅，指责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接近是对阿塞拜疆的背叛，威胁提高石油和其他出口到土耳其的衍生品的价格，甚至威胁说油气运输将经过俄罗斯而非土耳其。^④ 阿塞拜疆的威胁使得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关系正常化遭遇暂时停滞。尽管格鲁吉亚认为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和解将会损害其在地区沟通交流中的优势地位。然而，它希望这种和解将会减少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和整个南高加索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因为这对于格鲁吉亚的发展是有益的。^⑤ 所以阿塞拜疆对于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的影响也不能过于高估，制约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是对“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的分歧。土耳其历届政府均否认这是大屠杀事件，亚美尼亚诸多专家和政客坚持认为亚美尼亚要将土耳其承认种族灭绝作为

① Mustafa Aydin, “Turkey’s Caucasus Policies,” in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p. 187.

② Yigal Schleifer, “Why the 2009 Turkey – Armenia Protocols Broke Down?” in *Eurasianet*, March 2, 2012,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5078>.

③ M. B. Sheridan, “Turkey and Armenia in Broad Accord,” in *Washington Post*, 23 April,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4/22/AR2009042203888.html>.

④ Nona Mikhelidze, “The Turkish – Armenian Rap – prochement at the Deadlock,” in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March 2010, <http://www.iai.it/pdf/DocIAI/iai1005.pdf>.

⑤ Gia Nodia, “How Much Has the World Changed? Implications for Georgia’s Policies,” in *CIPDD Policy Review*, April 2009, p. 9.

与土耳其协商的前提条件。^① 2014年4月,埃尔多安总理对1915年前后死亡的亚美尼亚人后裔的慰问为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和解迈出重要的一步。^② 但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双边关系的正常化还需假以时日。

四 影响土耳其外高加索政策的地区因素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高加索政策旨在实现其地缘战略优势、地区大国地位和经济利益,土耳其与外高加索诸国的双边关系在现行政策框架下获得迅猛发展,但地区冲突和矛盾影响了土耳其外高加索政策的实施效果。

首先,外高加索地区的内部分歧影响了土耳其与外高加索诸国的双边关系。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由于纳卡冲突成为宿敌,土耳其为了在纳卡冲突中支持阿塞拜疆而关闭与亚美尼亚的边界,从而错过了建立双边外交关系的历史时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推行睦邻外交政策促使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开启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努力。2009年4月,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宣布了双边和解路线图。为了安抚其战略盟友阿塞拜疆,5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访问巴库时与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共同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声称,占领纳卡是因,关闭边界是果。没有占领的结束,和解大门将不会打开。^③ 然而一个月后,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在美国华盛顿发表截然相反的言论“我们要实现繁荣、和平的高加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完全致力于与亚美尼亚的关系正常化进程。”^④ 这反映了土耳其在处理与亚美尼亚关系中的矛盾态度,也说明了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内部矛盾影响了其政策执行。8月,在与土耳其记者的会面中,亚美

① Raffi Hovhannisian, "No You Can't: Obama's Test and Turkey's Time," i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March 20, 2010, <http://www.foreignpolicyjournal.com/2010/03/20/no-you-can-t-obama-s-test-and-turkey-s-time/>.

② Joshua Kucera, "Turkey & Armenia: Aregan's 'Condolences' a Turning Point?," in *Eurasianet*, April 24, 2004,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8304>.

③ "Prime Minister Erdoğan Puts Baku's Armenia Concerns to Rest," in *Today's Zaman*, May 14, 2009, <http://www.todayszaman.com/tz-web/detaylar.do?load=detay&link=175222>.

④ Alexander Iskandaryan, "Armenian - Turkish Rapprochement: Timing Matters," in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3, 2009, p. 38.

尼亚外长爱德华·纳尔班江指出，只要将亚美尼亚—土耳其关系正常化与纳卡冲突相联系，和解将永远不能开始。^① 在国际社会的介入和努力下，10月10日，亚美尼亚外长纳尔班江和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在苏黎世签署了《关于两国结束长期敌对状态并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协定》，该协定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开放封闭多年的共同边界确定了时间表。两国外长指出：“双方已经取得切实的进步……为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而达成一系列框架协议。”^② 但是由于两国议会并没有最终批准该协定，再加上阿塞拜疆的坚决反对和双方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分歧，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双边关系正常化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长期以来，土耳其与阿塞拜疆有着“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密切关系，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处理不当，显然将会影响土阿双边关系的走向。

其次，外高加索诸国的内部矛盾影响了“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的推行。外高加索三国基于不同的立场对土耳其提出的“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态度不一。阿塞拜疆对“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的支持取决于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纳卡冲突的解决。2008年俄格战争后，亚美尼亚外长纳尔班江指出，“在我们地区，协作和安全是我们永久讨论的主题，因此我们只欢迎那些旨在促进协作、互信和安全的设想——即使仍然存在需要澄清的某些方面，应该从该平台的方式和机制开始”。^③ 但是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和解的重重障碍使得这种支持也大打折扣，而且亚美尼亚作为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的最重要盟友，其对“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因为俄格战争的爆发，格鲁吉亚认为除非俄罗斯完全从格鲁吉亚撤军，否则不可能与俄罗斯坐在同一个桌子上谈判，所以其最初反对土耳其倡导的“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格鲁吉亚宣称部分接受“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

① “Armenian FM Meets with Turkish Journalists”, December 12, 2009, <http://news.am/en/news/10947.html>, 转引自 Sergey Minasyan, “Prospects for Normalization between Armenia and Turkey: A View from Yerevan,” in *Insight Turkey*, Vol. 12, No. 2, 2010, p. 27.

② C. Recknagel, “Turkey, Armenia Announce Framework For Normalizing Ties”, http://www.rferl.org/content/Turkey_Says_Agrees_Framework_For_Ties_With_Armenia/1614312.html. M. B. Sheridan, “Turkey and Armenia in Broad Accord”, *Washington Post*, 23 April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4/22/AR2009042203888.html>.

③ Edward Nalbandian, “Armenia in the World,” in *Interview,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March 4, 2009.

台”。由于这些国家在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尚未形成共识，所以“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的推行仍然面临重重障碍。

最后，土耳其对地区局势的应对不力也影响了外高加索政策的实施。当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交火时，土耳其发现其面临如下压力：一是土耳其政府遭遇格鲁吉亚裔和北高加索裔土耳其公民的游说，双方都希望土耳其支持他们的事业，这使得土耳其进退维谷。二是土耳其深受其重要的战略盟友格鲁吉亚和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俄罗斯的双重挤压，格鲁吉亚基于政治、战略、心理和历史原因希望得到土耳其的支持，而俄罗斯近年来成为土耳其重要的贸易和政治伙伴。格鲁吉亚的亲西方立场使土耳其谋求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同时发展友好关系变得困难。尽管埃尔多安总理在俄格战争后先后访问莫斯科和第比利斯以图调停地区紧张局势，但实际上这些努力毫无效果，仅仅表明了一种友善的姿态。三是土耳其遭受其新贸易伙伴——俄罗斯与长期盟友——美国和北约组织的双重挤压。近年来，土耳其在俄罗斯与欧美的能源博弈中向俄罗斯一方倾斜，在俄格冲突中，土耳其偏离欧美及其支持的格鲁吉亚即为明证，这引起欧盟和美国的不满。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引发美国和俄罗斯出现冷战后最严重的对峙，进而激发了南高加索地区冲突的升级，2014年7月以来，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发生交火事件，这是两国自1994年签署停火协议后最严重的冲突。尽管土耳其呼吁乌克兰危机应该在国际法框架下通过对话予以妥善解决，但其与俄罗斯在能源外交方面的趋近使得高加索国家对其管道政治的质疑。2014年3月，安卡拉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表现出在外高加索地区事务应对上的被动，土耳其的外交人员被迫停止对该行为的批评，以避免与最大的经济伙伴——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①格鲁吉亚危机、乌克兰危机再次表明高加索地区的动荡将有可能引发新的冲突，土耳其面对地区冲突摇摆不定的态度使其外高加索政策不能不受影响。

五 制约土耳其外高加索政策的国际因素

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使土耳其基于文化和宗教认同的考虑积极重

^① Bayram Balci, "The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Crimea: Erdogan's Dilemma," in *Eurasian Outlook*, March 14, 2014,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3/14/russian-intervention-in-crimea-erdogan-s-dilemma/h3u8?reloadFlag=1>.

返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但俄罗斯的地缘强势地位和欧盟的挤压都对土耳其外高加索政策的实施形成一定的制约。

其一，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优势地位对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高加索政策形成一定的制约。黑海、里海地区的政治动荡将对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一方或双方改变当前的合作状态，但居于强势地位的俄罗斯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双边关系的走向乃至土耳其外高加索政策的实施效果。

(1) 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外高加索三国的独立使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 19 世纪，尽管俄罗斯最初退出在高加索地区的博弈，然而 1993 年底宣布的“近邻政策”明确表示其继续谋求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利益，随后的经济、政治恢复也将俄罗斯带回该地区的权力博弈中。2008 年俄格战争标志着高加索地缘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土耳其试图借助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良好关系来调停双方冲突，但很快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面对俄罗斯的扩张野心，土耳其几乎没有招架之力，只好借助发起“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来发挥地区大国功能，然而这以不违背俄罗斯的利益为前提。对于土耳其而言，其并不具备与俄罗斯竞争的经济资源和政治实力；面对俄罗斯的扩张野心，土耳其强调其无意损害俄罗斯的战略利益或挑战其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领导权。^① 21 世纪以来，土俄两国关系随着能源管道项目的实施而日趋亲密，有学者指出土俄关系已经走向“土耳其—俄罗斯轴心”。^② 2015 年 11 月 24 日，土耳其击落俄战机，土俄两国关系骤然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即宣布对土耳其实行大规模制裁，项目包括旅游、贸易、人员往来等。土耳其在俄土政治博弈中的劣势再次凸显，土俄关系必然影响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的实施。

(2) 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优势使其对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当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Sergei Lavrov) 被问及关于土耳其—亚美尼亚协定的看法时宣称，俄罗斯希望看到土耳其—亚美尼亚关系

^① Igor Torbakov, "Russia and Turkish - Armenian Normalization: Competing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aucasus," in *Insight Turkey*, Vol. 12, No. 2, 2010, p. 36.

^② Şener Aktürk, "Toward a Turkish - Russian Axis? Conflicts in Georgia, Syria, and Ukraine, and Cooperation over Nuclear Energy," in *Insight Turkey*, Vol. 16, No. 4, 2014, p. 13.

的完全正常化,希望两国好运。^①他指出“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是“限制地区潜在冲突和增强社会稳定的机制”。^②2009年2月,土耳其与俄罗斯签署联合声明,强调“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是一个建设性的倡议,将有助于克服该地区国家间缺乏信任的问题。^③所以说俄罗斯的态度对于土耳其外高加索政策的实施相当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俄罗斯对土耳其政策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修复俄格战争后的地区形象和保持在该地区的大国地位,俄罗斯试图通过与土耳其联手将欧盟和美国排斥出地区协作之外,然而俄罗斯是否真正支持外高加索三国的地区协作还值得怀疑,而且“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土耳其的地区领导者地位,这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

(3) 土耳其在能源管道项目建设方面受制于俄罗斯。土耳其在欧美与俄罗斯的能源博弈中摇摆不定,试图通过对不同集团的参与以实现在东西方各势力之间的纵横捭阖,所以积极参与美国支持的BTC和BTE项目,支持欧盟启动的纳布科管道项目,还加入俄罗斯的蓝溪管道项目和土耳其流管道项目,这些项目的相互排斥影响了土耳其功能的发挥。2009年8月6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安卡拉签署了天然气和石油合作协议,拟议通过土耳其领海在黑海与地中海之间建造一条新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以将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经由土耳其、以色列、红海最终输往意大利。这被视为对欧盟主导的纳布科管道项目的直接挑战,也是土耳其在能源博弈中倒向俄罗斯的重要表现。2014年12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土耳其访问期间签署了关于在土耳其建设海上天然气管道即“土耳其流”的谅解备忘录,宣布将同土耳其加强能源合作,下调对该国的天然气出口价格,扩大蓝溪项目建设,放弃被欧盟冻结的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土耳其借此将成为俄罗斯天然气进入欧洲的中转站,成为俄罗斯更为可靠的地缘盟友,土俄关系也就有了稳定的利益纽带。尽管俄罗斯希望通过土

① 转引自 Igor Torbakov, “Russia and Turkish - Armenian Normalization: Competing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aucasus,” in *Insight Turkey*, Vol. 12, No. 2, 2010, p. 32.

② Deniz Devrim, Evelina Schulz, “The Caucasus: Which Role for Turkey in 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 in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3, 2009, p. 184.

③ Deniz Devrim, Evelina Schulz, “The Caucasus: Which Role for Turkey in 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 in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3, 2009, pp. 184 - 185.

土耳其来制衡欧盟，但也意识到土耳其旨在成为里海黑海地区的区域大国，从长远来看其不会像该地区诸如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孜别克斯坦等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仅仅是莫斯科的小伙伴，所以对土耳其的能源管道项目持谨慎的排斥态度。而且，俄土关系并非铁板一块，俄土能源合作项目也面临着诸多政治风险，土耳其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欧盟、俄罗斯和中亚等国家的政治博弈中谋求更大利益，所以土耳其敢于在土俄关系高歌猛进的情况下公然击落俄罗斯战机，使俄土关系跌入谷底。尽管俄罗斯表示并不会因为此事件而停止土耳其流的建设，但这仍将给土俄双方的能源合作蒙上阴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奥列格·阿克修金表示，俄气公司将在俄土关系正常化后，确定修建“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期限。^①

其二，欧洲对外高加索事务干预对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高加索政策产生影响。

(1) 欧洲的能源战略影响了土耳其能源枢纽地位和能源战略的选择。欧盟在苏联解体后便开始染指外高加索地区，这与北约的扩张和欧盟对能源的渴求密切相关。插手外高加索事务是北约战略扩张的需要，北约扩至外高加索后，就会从黑海地区跨越到亚洲，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欧盟在外高加索地区拓展势力更有能源利益的诉求。高加索走廊是从南欧到中亚最短的路程，因此欧盟最先帮助外高加索国家开发运输里海地区和中亚的商品、能源的潜力。但是欧盟在能源供给方面屡屡受到俄罗斯的牵制。2008年俄格战争初停，俄罗斯就宣布停止向欧盟供应天然气30个小时，以此报复欧盟和北约对格鲁吉亚的支持。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欧盟在美国支持下加快推进能源来源多样化战略，2008年11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能源安全和合作行动计划》，包括修建以纳布科管线项目为主的“南方天然气走廊”，使欧盟绕过俄罗斯直接获得中东与里海沿岸国家的天然气资源，以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过度依赖。土耳其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积极推行能源走廊计划，进行大规模的油气管道建设和能源体制改革，期望以能源合作为契机提升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和推进入盟进程。为了对抗纳

^① 翟潞曼 《俄气承诺俄土关系正常化后重启“土耳其流”项目》，2016年2月2日，<http://finance.huanqiu.com/cjrd/2016-02/8490224.html>。

布科项目,俄罗斯抛出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随着纳布科项目和南流管道项目的先后流产,土耳其对于欧盟的能源通道重要性下降。而且,欧盟针对土耳其入盟的双重标准,美国忽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导致土耳其对欧洲逐渐失去耐心。^① 2013年11月25日,土耳其总统居尔呼吁欧盟重视土耳其的能源通道地位。他强调,高加索、中亚、中东地区油气资源只有通过土耳其方是输欧能源的便捷和经济通道,……时至今日有关土耳其入盟能源领域谈判尚未启动,这也成为土入盟的重要障碍,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欧盟。^② 这从侧面说明了土耳其对欧盟的不满,也是土耳其与俄罗斯加强能源合作的重要根据。

(2) 欧盟诸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耳其倡导的“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的推行。长期以来,欧盟对其外高加索邻居持忽视态度,但随着高加索地缘战略地位的突出,欧盟在2004年将其涵盖在欧盟睦邻政策的框架之内,积极谋求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2008年俄格战争的爆发使欧盟意识到外高加索地区有陷入新一轮地区冲突的危险,所以着手阻止冲突和战争的外溢。基于自身利益和多方考虑,土耳其在俄格战争后提出搭建解决地区争端的“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欧盟最初对此反应积极,并在2008年的欧盟东扩报告中明确支持该倡议。然而,土耳其卷入外高加索和黑海地区、提出“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都表明其从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向更为独立自主的多边外交政策转变,这引起西方社会的怀疑,土耳其的西方盟友担心其正从西方国家转向伊斯兰世界,担心土耳其的政治野心违背西方的战略目标。^③ 所以欧盟越来越表现出对土耳其的不满,随之推出东部伙伴关系框架下的EU-27+6模式^④、黑海协同体(Black Sea Synergy)^⑤ 以与土耳其的“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相抗衡。作

① Philip Gordon and Omer Taspinar, "Turkey on the Brink," in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Issue 3, Summer 2006, p. 57.

② 土耳其总统居尔呼吁欧盟重视土耳其的能源通道地位, <http://istanbul.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11/20131100404115.shtml>.

③ Deniz Devrim, Evelina Schulz, "The Caucasus: Which Role for Turkey in 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 in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3, 2009, p. 179.

④ EU-27+6模式包含欧盟27国,三个欧洲睦邻关系框架下的国家: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和三个南高加索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

⑤ 黑海协同体涵盖五个黑海沿岸的欧盟成员国,它们是三个高加索国家在内的睦邻关系框架下的国家和俄罗斯与土耳其,即(EU-5+(3+)+2)模式。

为欧盟候选国，土耳其对卷入欧盟睦邻关系框架反应谨慎，努力避免因在其他地方与欧盟利益相抵触而影响其入盟进程。土耳其将“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作为促进地区国家交流与对话的补充倡议而提出，然而并没有涵盖欧盟和美国，其被西方视为俄罗斯和土耳其主宰外高加索地区的表现。俄罗斯将“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作为将其他西方强国排斥出该地区的重要步骤，这将使土耳其很难与欧盟针对高加索地区事务进行协商。尽管土耳其明确表示“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是欧盟伙伴关系的补充，指出所有这些关涉高加索地区倡议的协同对于该地区的未来合作非常重要，但这种表态是一种走钢丝的表演，其对欧盟的示好既可能触怒俄罗斯，也可能无助于其在外高加索政策的推行。

总之，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高加索政策基于土耳其“战略深度”的外交定位，顺应了土耳其以对话合作代替强制冲突的方式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和多元外交的政策定位，在保证外高加索诸国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上，积极搭建地区协作平台，积极发挥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和能源战略枢纽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与外高加索三国双边关系的友好发展，这不仅体现了土耳其从西方到东方的外交政策转型，拓宽了土耳其与外高加索乃至中亚诸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而且进一步维护周边政治环境的稳定，有助于谋求更大的选择余地、发展空间和国际影响力。但外高加索地区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决定土耳其外高加索地区政策的实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外高加索诸国的内部矛盾使土耳其外高加索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俄罗斯强大的政治优势使其对土耳其外高加索政策的连续性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而土耳其平衡东西方的外交政策和沟通东西方的战略定位也使其外高加索政策受到欧美国家的制约，所以未来土耳其与外高加索诸国的双边关系存在诸多变数。

[责任编辑: 闫 伟]

a large extent ,by soft power. Soft power is a country's ability to attract others to follow , which consists of its abilities in four areas: cultural radiation ,institutional attractiveness ,international charisma and overall centripetal force.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China's hard power ,its soft power has been enhanced greatly. There are ,however , many a weakness and imbalance.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 One Road" ,China needs to devote itself to enhance its soft power ,build the new Silk Road into an international artery of peace ,cooperation ,and harmony based on its own attractiveness.

Keywords: Silk Road , Soft Power , Civilization Exchange , People-to-people Bonds

Turkish AKP Government'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South Caucasus and its Restraining Factors

Li Yanzhi , Chang Shoufeng

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 the geo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South Caucasus or Caucasian countries becomes more and more outstanding. As the AKP came to power , it reshaped the foreign policy in the South Caucasus according to the depth strategy. Turkey has strongly endorsed the independence ,sovereignty ,stabil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all Caucasian countries. Turkey proposed a Caucasus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and shaped it as the regional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hub. These a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urkey and Transcaucasia countries. The internal conflicts of Caucasian countries lead Turkey into a dilemma , which holds back bilateral ties and the implement of the Caucasus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Russia has a geographical superiority in the South Caucasus , which makes it is superior to Turkey in 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 therefore , influences AKP Government's Policy in the South Caucasus. European energy strategy is currently blocking the energy corridor of Turkey. This EU intervention in South Caucasus affairs makes Turkey's plans for the Caucasus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hard to realize.

Keywords: Turkey , AKP , Turkish Policy in the South Caucasus , Constraint

Research on Causes for American-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Hierarchical Analysis

Li Yunpeng

Abstract: The causes for the American-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can be interpreted through a three-leveled categorization: International system structure , domestic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ers. A series of effects at three levels have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having the same orientation. Therefore , it can be suggested that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s a strategic choice. Finally , through ‘variable control’ and ‘counter factual reasoning’ , it can be suggested that joint ac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es to cultural identity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is the mixed promoting factor that establishes some aspects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Nevertheless , direct influence from other kinds of accidental factors can't be ignored.

Keywords: American-Israel , Special Relationship , Historical Causes , Hierarchical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spotism of Egypt in the Old Kingdom

Guo Zilin

Abstract: The despotism of Egypt has its historical roots in the Old Kingdom. It was comprised of three important factors. The kings were endowed with a kind of sacred nature , and , thereby , held some supreme powers such as legislation , judicial , military , economic and religious management , carrying out their rul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officials. This system was the result of